



上海

Shanghai *Gui xiu*
一个妇人的人生自传

闺秀

鸥守机著

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
我的一生却又是那么坎坷



守机著



上海闺秀

一个
幻
人
的
人
生
自
传

Shanghai Girlhood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I 25
0330

01074/0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闺秀:一个八旬老人的人生自传/鸥守机著. - 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3. 2

ISBN 7 - 5321 - 2446 - 0

I. 上… II. 鸥… III. 传记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9542 号

责任编辑: 曹元勇

黄陆璐

装帧设计: 周艳梅

上海闺秀

——一个八旬老人的人生自传

鸥守机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 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3.5 插页 3 字数 44,000

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050 册

ISBN 7 - 5321 - 2446 - 0/I·1931 定价: 16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 - 64855582



豆蔻年华的我







步入老年的我，仍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

CONTENT

目录



我的母亲(代序)

江迅 2

我的一生

24

我的
母亲
(代序)

夜幕开始降落。望着远远近近、高高低低的万家灯火，我想，家是最温馨的……

江迅



这是她80年苦乐悲欢的见证。

我也在读着我的人生





1

香港，湾仔，会议展览中心，新翼五楼大会堂。

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举行新春酒会。

近千人聚集，这是香港最高层次的欢聚，从董建华到霍英东，从姜恩柱到黎明，不是高官就是富豪，不是富豪就是名人。全场除了接待的服务生和

的记者外，宾客中或许就是我一个什么都不是。

男人西装，女人艳服，也唯独我一个，只是穿了一件米色改良列宁装。

要说明的是，我所持的嘉宾请柬，并不是我的，而是《亚洲周刊》总编辑邱立本的，他有要事而无法出席，临时吩咐我替



江迅

他赶场，于是穿着上班穿的，坐大巴赴会，而与会的每一个宾客，似乎没有一个不是坐轿车前来的。

在浸淫着富贵的氛围中，腰间的手机响了。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郑宗培从上海打来的。

“你妈妈的这本书，正在编辑中。现在就是等你的文章了。”宗培说。

他已是第四次来电话催稿了。第一次是在四个月前。

“这两天太忙了，布什总统访华，新闻多，忙采访。下周又要去北京采访全国人大、政协两会，等我北京回来一定写。”我说。

“这不行，时间拖得太久了。去北京前把稿子传过来吧。”他语气坚定，一副不容商量的口气。

我答应了。

新春酒会尚未结束，我就离开了会议展览中心。我没有回家，沿着维多利亚港岸走去。夕阳西下，余晖将远近的“石屎森林”（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高楼）染成金黄，海风轻抚着漂浮阳光碎片的水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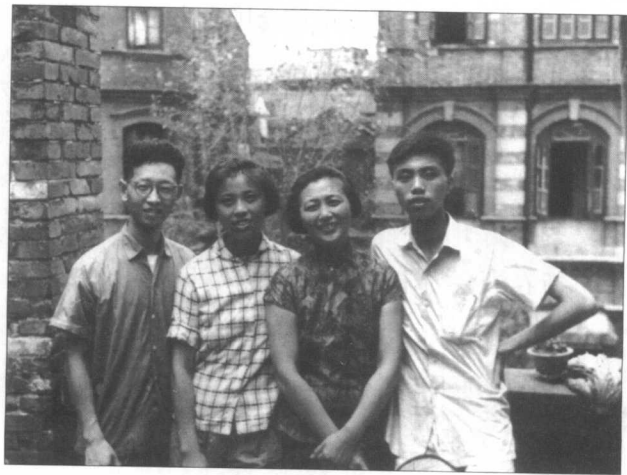
6

我的母亲

面。暮色中，我在路边一张单人椅上坐下。望着夕阳，我想到年过八秩的母亲。她不是高官，不是富豪，也不是名人，她只是普普通通的母亲，平平凡凡的一个女人。参加新春酒会的每一个人，都是成功者，但我以为，我的母亲也是个人生的成功者。

夜幕开始降落。望着远远近近、高高低低的万家灯火，我想，家是最温馨的。

寂静的大都市的一角。路灯下，只听到海水拍打的声音。路那头，一阵沙沙沙——的声音，从远处渐渐移近：一个瘸腿的老婆婆，弓着背，用半圆



江迅(右)1974年从黄山茶林场返沪工作，与母亲、姐姐、姐夫在家中阳台上合影。

形的支架着地，靠此支撑着移动脚步，一根粗绳一头绑着支架，另一头跨过肩膀拖着一个大竹筐，筐里装满了废弃的铁条铝框和饮料罐。这些废物垃圾估计值10多港元。或许是她忙了一天捡回来的。

她艰难地向前挪步，目标却很明确：换钱，而后回家。酒会上的达官贵人，眼前的婆婆，都尽其所能而生活着。谁能说婆婆不是成功者呢？

有人喜欢呼风唤雨的人生，有人习惯了普普通通的日子。我想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自己的心愿而活着。



2 我在香港，母亲在上海，我每星期会给她打一两次电话，父亲年老耳背，每次接电话的总是母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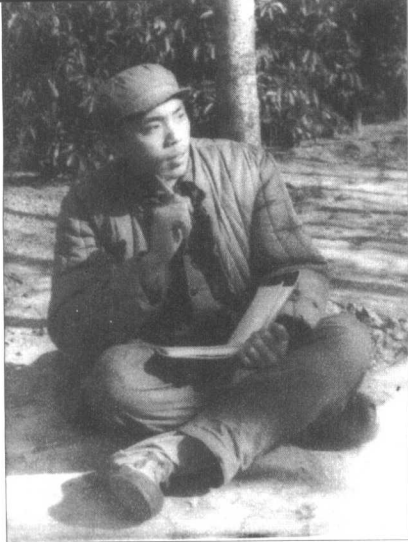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，母亲在香港，而我在上海。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远离母亲。当时我不知道香港是什么地方，只知道那里很富有；我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离开家，离开父亲，离开她的四个儿女，直到今天读了她写的文字，我才有所了解。

母亲是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，她也是柔弱的。她的一生始终像一片不起眼的绿叶，一片默默扶持父亲的绿叶，表面上看，父亲的人生，因为有了她开得灿烂绚丽。不过我认为，母亲才是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。

和母亲在一起才是安心的。我记得，母亲不在身边的时候，家总不像个家。虽然当时家里还有个叫“春兰姐”的老保姆，父亲上班早出晚归，老保姆也管不了我们四个孩子，她主要是照顾我年迈多病的祖母和外祖母。而照看我和弟弟读书和生活的主要靠比我大四岁的姐姐敏凤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怎么也睡不着，一个阴影，母亲永远离开我们的阴影，总是纠缠着我的思维，越想摆脱越是摆脱不了。如果母亲死了，没有了母亲，我们怎么办？我害怕了，流泪，抽泣，最终号啕大哭。姐姐听我哭诉了害怕的因由，她也哭了。接着，弟弟、哥哥也哭了，父亲也哭了，老保姆也抹着眼泪。那一晚，我才清晰地明白母亲在家庭中的分量。

我第二次远离母亲一段长长的日子，是在“文



在黄山茶林场务农时的
江迅

化革命”初期。
那是1966年10
月，我和7个同
班同学组成“万
水千山远征队”，
我们穿戴着军装
军帽，戴着红袖

章，扛着队旗，向浙江、安徽、湖南、江西、广东步行串联。晚上8点，我向家人告别，要去经风雨见世面了。当时我充满着豪情，母亲一直送我到马路上，她打开一个黄皮纸旧信封，拿出一叠纸币塞给我，都是一角两角的，她说，总共有三四元钱，在路上用，千万不要白吃白喝农民的东西。当时一角钱都能吃一餐饭了。这三四元钱，是母亲在持家时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。

“不要白吃白喝农民的东西”，这句话我始终记住。1968年在我去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时，与聂家山的农民相处，这句话无形中成了我的生活准则。这是我第三次长时间地远离母亲。





去安徽“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”，我正式改了姓也改了名，表示要与这个“资产阶级”家庭彻底决裂。“文化革命”期间，我是所在中学第一批八人造反派之一，后又在红卫兵上海司令部担任宣传部长一年，可以想象当年我的思想是如何“极左”，如何“幼稚”。由此，也就不难理解我要与家庭决裂的举动了。高中毕业面临分配，当时还没有“上山下乡一片红”的态势，我拒绝留在上海务工，写了血书，要求去黑龙江军垦农场，去“反帝反修最前线”，由于我的家庭问题，由于家庭的海外关系，而最终没能去成。而后，我有条件留在上海到崇明农场务农，但我憎恨这个家，是这个家毁了我的前途，我要走得远远的，于是选择了皖南。

我在黄山脚下生活了5年半，最初两三年我没有给家里写过信，但几乎每个月我都会收到母亲的来信。读母亲这部“自传”，可以了解那时我们家的惨况，但当年母亲给我的



江迅与父母在一起